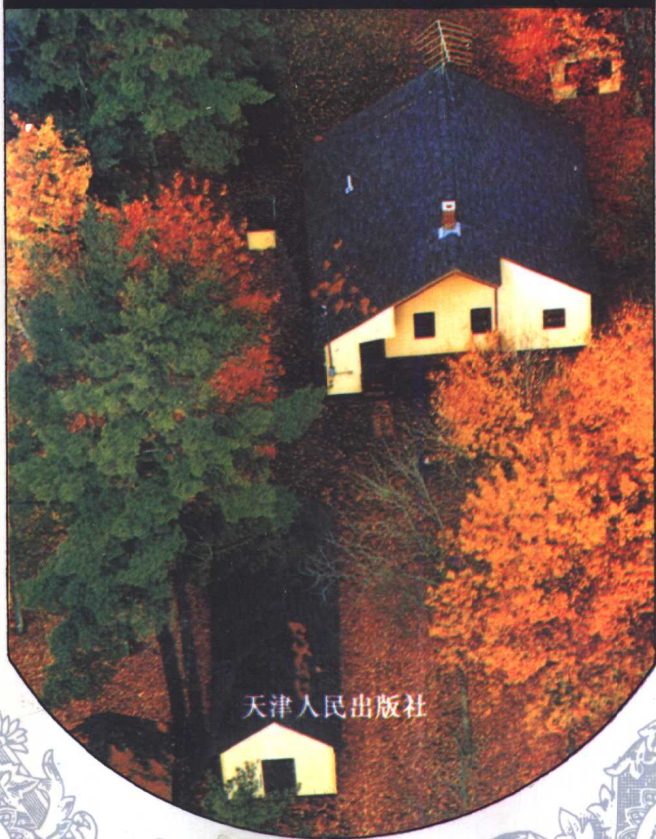


往事随想丛书

风景的哲学

乐黛云 / 主编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风景的哲学

往事随想丛书

乐黛云 / 主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风景的哲学

乐黛云 主编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美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2插页 202千字

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200

ISBN 7-201-02732-8/G·1174

定价:12.50元

往事随想丛书

远离喧嚣

爱情纪念册

快乐的期待

风景的哲学

编 委 会

主 编 乐黛云

副主编 沈立岩 刘建岱

编 委 罗德荣 朗 言 陈跃红

丁 谦 赵志刚 子 休

小 序

这套小型散文系列丛书定名为《往事随想》，所谓“往事”，是指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之前，相对宁静而悠闲的那个时代的轶闻琐事，所谓“随想”则是指那一时代的人们的所见所闻，所思所想。其实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往事，也都有自己的随想，只是当今社会，到处是人声鼎沸，繁乱嘈杂，个人有限的时空总是被自己并不情愿的种种人和事和行为所充填，只有一个“烦”字四处弥漫，值得怀念的美好往事，如烟飘散，再难寻觅；而随时随地，随便想想的时间就更是少而又少了。

然而，人活一世，总不能只是不断复制吃饭睡觉、赚钱花钱、再吃饭、再睡觉、再赚钱、再花钱的预设程序。人们会追怀旧时的欢乐时光，会寻求片刻安宁的恬适心境，会想起童年伙伴、会思念一片幽深的树林，一汪清澈的湖水，一朵不为人知的，在僻静山野盛开的小花……

《往事随想》就是为向你提供这样一些别人的美丽瞬间，激发你关于生活的美好回忆和联想而设计的。入选的多是“前现代时期”（十八、十九世纪）的名家精品，包括散文、随笔、抒情、纪事、游记、小品，对友人的追怀、对自然的观察、对人生的品味、对未来的迷思……

这些短文大部分经过百余年时间浪涛的冲刷，披沙沥

金,与时间共存;可以肯定地说,这些珍品无论在情趣、思想、文笔各方面,都绝不会让你失望;如果你竟不来读这些作品,放弃这样一个让你在艰辛的人生跋涉中憩息片刻的机会,那只能是你的不幸,当然也是我们的不幸。

乐黛云

于北大中关村

1996年8月18日

目 录

[1]	隐逸	[法国]蒙田
[16]	永别了,茂密的森林	[法国]塞维涅夫人
[18]	季节图	[法国]塞维涅夫人
[21]	孤独散步者的遐想(之七)	[法国]卢梭
[37]	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	[法国]卢梭
[40]	阳光与黑夜	[法国]米什莱
[43]	云雀	[法国]米什莱
[45]	燕子	[法国]米什莱
[48]	夜莺的迁徙	[法国]米什莱
[51]	田野里的蜜蜂	[法国]米什莱
[53]	蚂蚁的内战	[法国]米什莱
[60]	蜘蛛	[法国]米什莱
[64]	雏菊	[法国]雨果
[66]	冬天之美	[法国]乔治·桑
[68]	雨	[法国]帕特朗
[69]	梦	[法国]帕特朗
[70]	月光	[法国]帕特朗
[71]	月亮的恩惠	[法国]波德莱尔
[73]	自然记事(节选)	[法国]列那尔
[97]	山上的树	[德国]尼采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[101] | 夜歌 | [德国]尼采 |
| [104] | 风景的哲学 | [德国]齐美尔 |
| [116] | 乡葬巡礼 | [美国]欧文 |
| [130] | 寡妇和她的儿子 | [美国]欧文 |
| [139] | 乡村教堂 | [美国]欧文 |
| [146] | 圣诞前夜 | [美国]欧文 |
| [157] | 圣诞节 | [美国]欧文 |
| [171] | 圣诞晚宴 | [美国]欧文 |
| [185] | 古屋杂忆(节选) | [美国]霍桑 |
| [188] | 访客 | [美国]梭罗 |
| [202] | 种豆 | [美国]梭罗 |
| [214] | 倍克田庄 | [美国]梭罗 |
| [223] | 禽兽为邻 | [美国]梭罗 |
| [238] | 冬天的禽兽 | [美国]梭罗 |
| [247] | 春天 | [美国]梭罗 |
| [266] |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| [美国]惠特曼 |
| [268] | 海边幻想 | [美国]惠特曼 |
| [270] | 松江 | [日本]小泉八云 |
| [274] | 在日本的庭园里 | [日本]小泉八云 |
| [289] | 从鸟取到隐岐 | [日本]小泉八云 |
| [300] | 乡村 | [俄国]屠格涅夫 |
| [303] | 鸽子 | [俄国]屠格涅夫 |
| [305] | 大自然 | [俄国]屠格涅夫 |
| [307] | 树林和草原 | [俄国]屠格涅夫 |
| [315] | 麻雀 | [俄国]屠格涅夫 |
| [317] | 蜘蛛的智慧 | [英国]哥尔斯密 |

隐 逸

〔法国〕蒙田

我们且撇开那关于活动与孤寂生活的详细比较；至于野心与贪婪用以掩饰自己的这句好听的话：“我们生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众”，让我们大胆诉诸那些在漩涡里的人们；他们准扪心自问，究竟那对于职位、任务、和世上许多纠纷的营求是否反而正是为了假公以济私。现在一般人藉以上进的坏方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目的殊不值得。让我们回答野心，说令我们爱好孤寂的正是它自己，因为还有更比它要避开人群的么？还有更比它要寻找活动的余地的么？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为非作歹的机会；不过，假如此雅（Bias）这一句话说得对：“险恶成了主流”，或者《传道书》里的这一句：“一千人中难有一个良善的。”

善人何少？充其量
不过如梯比的城门
或尼罗河的出口

——郁文纳尔

和群众接触真是再危险不过。我们不学步于恶人便得憎恶他们。两者都危险；因为他们占多数，而效颦多数；和因为不

愿与之物以类聚而憎恶这个多数。

那些航海的商人留心那些与他们同舟的人是否淫佚、褻渎、凶顽，如果有这种人，便把这些伴侣看作不祥，实在很对。

所以比雅很诙谐地对那些和他同在大风中疾声呼救于神明的人说：“住口，省得他们知道我和你同在这里。”

还有一个更雄辩的例子：代表葡萄牙王埃曼奴尔(Emanuel)驻印度的总督亚尔卜克克(Albuquerque)，当船快沉的时候，把一个幼童托在肩上，唯一的目的是：他们的命运既联在一起，幼童的天佑可以作为他对于神恩的保证，使他得以转危为安。

这并非说哲人不能随遇而安，甚至在大庭广众中也依然是个孤独者；不过如果可以选择，他就会说，连他的影子也不要看。不得已时，他会忍受前者；但是如果由他作主，他就选择后者。他不会妄自以为他完全免除了恶，如果他还得和别人的恶抗争。

夏龙达(Charonda)把那被证实常和恶人往来的人当恶人惩罚。

再没有比人那么不宜于交际而又善于交际的：前者因为他的恶，后者因为他的天性。

我觉得安提斯典(Antisthènes)并没有圆满答复那责备他好交结小人的人，当他说：“医生们得经常生活在病人当中，”因为他们如果想帮助病人复元，就要冒疾病的传染以致损害自己的健康。

现在，一切隐逸的目的，我相信都如出一辙：要更安闲、更舒适地生活。可是我们并不常找着正当的路。我们常以

为已经放下了一切纷繁扰人的事务，实则不过改换而已。治理一家的烦恼并不比治理一国轻多少：心一有牵挂，便整个儿放在上面；家务虽没有那么重要，却不因而减少了烦恼。而且，我们虽然已经摆脱了朝市，却不曾摆脱我们生命的主要烦恼。

心灵的宁静，由于理性与智慧
并非由于汪洋大海的旷观。

——贺拉司

野心、贪婪、踌躇、恐惧和淫佚并不因为我们四处迁徙而稍离我们，

忧愁的影子坐在骑士的背后。

——贺拉司

它们甚至追随我们到修道院和哲学院里。沙漠、石岩、发衣和禁食都不能帮助我们摆脱，

他胯下带着致命的利矢。

——维琪尔

有人对苏格拉底说某人旅行之后无论哪方面都不见得有改进。他答道：“有什么稀奇！他把自己一块带走。”

在别的太阳下我们何所求？

谁放逐自己，放得下自己？

——贺拉司

如果我们不先把自己和灵魂的重负卸下，行动起来将更会增加它的重量；正如船停泊的时候，所载的货物便显得没有那么壅塞；给病人换床位对于他害多于益。移动会把恶摇到囊底，正如一根木桩愈摇愈牢固一样。所以单是远离众生还不够；单是迁离地方也不够，我们得把我们里面的凡俗之恶习涤除净；得要摒绝一切杂念，恢复自己的自主。

你说：“我已经打破我的桎梏！”

不错！试看那亡命的狗，

即使它咬断了铁链

圈儿可不是还挂在颈后！

——柏尔斯

我们把自己的桎梏带走，这并非绝对的自由，我们依旧回顾我们留在后面的东西；我们的脑袋还给充塞着。

除非心灵澄净，什么险都不要去冒，

什么冲突也不在我们胸中乱捣，

什么焦急和恐怖也不把我们煎熬，

还有奢侈、淫佚、恼怒和骄傲，

和那懒惰、贪婪、卑鄙与无行，

将怎样地把我们践踏蹂躏！

——鲁克烈斯

我们的病植根在灵魂里，而灵魂又避不开自己，

病在灵魂里，她怎能逃避？

——贺拉司

所以我们要把灵魂带在身边，隐居在自己的躯体里面，这才是真正的隐逸。在城市和宫廷里，他可以享受；而离开则更如意。

现在，我们既然要过隐逸的生活，并且要息交绝游，让我们使我们的满足全靠我们自己吧；让我们割断一切把我们维系于别人的羁绊吧；让我们克服自己以至于能够真正独自儿活着而且快乐地活着吧。

司梯尔彭(Stilpon)从他的被烧的城里逃出来，妻子、财产全丢了。狄密提犁·波里阿尔舌特(Démétrias Poliorcetes)看见他站在故乡的废墟中，脸上毫不变色，问他有多少损失，答道：“没有，多谢上帝，他并没有丢掉他自己什么东西。”这正是哲学者安提思典的意思。当他诙谐地说：“人应该带些可以浮在水面的粮食，以便沉船的时候可以藉游泳来救人及自救。”

真的，一个明哲的人决不会失掉什么，如果他还有着自己。当娜拉城给野蛮人毁坏之后，保连奴司(Paulinus)，当地的主教，丧失了一切而且身为俘虏，这样祈祷上帝：“主呵，别使我感到有所损失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并没有触着我什么。”那令他富有的财富，那令他善良的产业还丝毫无损。这就是所谓善于选择那些可以免除灾劫的宝物，把他们藏在

无人可到，而且除了自己，无人能泄漏的地方了。

我们应该有妻子、财产，尤其是健康，如果可以；可是别要粘着得那么厉害以致我们的幸福全倚靠它们。我们得要保留一所“后栈”，整个我们的，整个自由的，在那里，我们建立我们的真自由，更主要的是退隐与孤寂。在那儿，我们日常的晤谈是和我们自己，而且那么秘密，简直不存在为外人所知或泄露出去的事儿；在那里面，我谈笑一若妻子、产业和仆从都一无所有。这样，当我们偶然失去它们的时候，不能再倚靠它们对于我们来说也就并不突如其来了。我们有一颗可以环绕自己、可以给自己作伴、并且有着攻守和予取的器械的灵魂；我们不必担心在这隐逸里我们全沦于那无聊的闲散，

你要在孤寂里自成一世界。

——梯布勒

“德行，”安提思典说，“自足于己：无规律，无语言，无效果。”

我们日常的举动，千中无一与我们相干的。你眼前那个爬着颓垣，狂怒而且失了自主，冒着如雨的枪弹的；还有那个满身疤痕，饿到打恶噤而且面色灰白了，誓死也不愿给他们开门的，你以为他们是为自己么？为了一个，也许，他们从未见面而且对于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，同时还沉溺于荒淫与佚乐里的。还有一个，肮脏、眼泪鼻涕淋漓，你看见他半夜从书房出来，你以为他在书里找那怎样使他更良善、更快乐、更贤智的方法么？绝不是。他将死在那上面，不然就会教后代怎样读蒲鲁特(Plaute)的一句诗或一个拉丁字的正

确写法。谁不甘心情愿把健康、安宁和生命去换取光荣和声誉，这种种最无用、最空虚和最虚伪的货币呢？我们自己的死还不够使我们害怕，我们还要犯愁我们妻子、奴仆的死。我们自己的事还不够烦扰我们；还要为我们邻居和朋友的事呕心沥血。

噓！一个人怎么竟会溺爱他人和外物
比自己还要亲切、殷勤？

——梯布勤

我觉得隐逸对于那些已经把他们的生命的最活泼、最强壮的时期献给世界的人更适宜、更合理，依照达列司的榜样。

我们已经为别人活够了，让我们为自己活着吧，至少在这短促的余生。让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意向带回给我们和我们的安逸吧，要妥当布置我们的隐逸并不是一件小事，因为即使不搀杂别的事，我们也已经够忙的了。既然上帝给我们工夫去布置我们的迁徙，让我们好好地准备吧：收拾行李；及时与社会告辞；打破种种把我们纠缠和让我们分身分心的羁绊。我们必须解除这些强有力的束缚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可以爱这个或那个，可是只是为了自己。就是说，其余的身外之物也都可以笼络我们，但是并不紧紧粘附在我们身上，以致我们拿开它们的时候，还得剥去我们的一层皮，连带撕去身上的一块肉。世界上最大的事莫过于知道怎样将自己给自己。

这正是我们和社会断绝关系的时候，既然我们再不能

对它有什么贡献。虽然不能借出，至少也得设法不要借入。我们的力量渐渐减退了。让我们把它们撤回，完全集中在我们身上吧。谁能够把友谊和社交都排斥而是注重自己的话，让他做去吧，在这使他对于别人变为无用、累赘和骚扰的衰落景况里，让他至少不要对自己是累赘、骚扰和无用吧。让他把自己宽待、抚爱，尤其是约束。人敬畏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到这样程度，以至不能在它们面前走差一步而不觉得羞耻。“因为能够自重的人的确很少见。”（景提里仁 Quintilien）

苏格拉底说年轻的人应该受教育，成年人则勉力善行；老人们卸去一切军民职务，起居从心所欲，不必受什么固定的生活秩序所约束。

有些天性可能比较其他更宜于遵守这些隐逸的戒条的。比方那些理解力薄弱、情感和意志敏锐，而且不愿意服役或承担任务的人——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们由于天然的倾向与自我的反省都容易听信这忠告，比起那些活泼忙碌的心灵，事事包揽，处处参预，凡事都兴奋，随时都自荐和自告奋勇的。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身外的偶尔机缘，适可即止，而不必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命脉；它们原不是这样，无论理性和天性都不愿意这样。

我们为什么逆理性和天性的法则，把我们的快乐当作权力者的施舍呢？还有的预防命运之不测，剥夺我们既得之便利（如许多人由宗教的热忱和有些哲学家受理性的驱使而出此），奴役自己，睡硬地面，挖掉自己的双眼，将财富抛向汪洋，自寻痛苦（或想由此生的苦难获得来生的欢乐，或想把自己放在最下层以免再有下坠之苦，）这些都是非凡的